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美洲局勢的現況與展望

doi:10.30390/ISC.198306_22(9).0007

問題與研究, 22(9), 1983

Wenti Yu Yanjiu, 22(9), 1983

作者/Author：王切女

頁數/Page：78-8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6_22\(9\).0007](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6_22(9).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美洲局勢的現況與展望

王切女

一、前言

自一九七九年尼加拉瓜的蘇慕薩政權被推翻以來，中美洲的游擊隊大肆活動。一九八一年薩爾瓦多爆發了內戰，歷經三年的烽火襲擊，衝突不但並未減少，且有擴大的趨勢。薩爾瓦多雖已有一千五百餘名受過美軍訓練的軍隊，但政府軍不但未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且自去（一九八二）年十月起，頻頻讓游擊隊取得攻勢。瓜地馬拉境內的游擊隊，亦未因孟特（Ríos Montt）將軍宣稱將在政治上打败反叛份子，而遭到挫折。宏都拉斯則自一九八二年一月底阿巴瑞斯（Gustavo Alvarez Martínez）將軍擔任武裝部隊統帥之後，積極地參與驅散薩爾瓦多與尼加拉瓜的左派份子，以致升高了與尼加拉瓜的邊界緊張情勢。

雷根政府面對此一情勢，一方面積極地支援薩國政府軍，另一方面則試圖阻止蘇聯、古巴集團對游擊隊提供武器援助。惟美國國會與輿論界對越戰夢魘餘悸猶存，深恐重蹈此一覆轍，一再呼籲雷根政府勿介入中美洲戰爭。雷根政府一九八三年度預定對薩國提供一億一千萬美元的特別軍事援助（一九八三年度國會所通過的軍事援助僅二千六百三十萬美元），在國會中遭到重大的挫折，雷根不得不要召開國會兩院特別聯席會議，而於四月二十七日發表演說，強調中美洲危機已嚴重地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並要求國會在一九八四年對中美洲提供六億美元的援助經費，其中軍事援助被雷根形容為中美洲「民主化、經濟發展與外交的後盾」，且立即任命民主黨前參議員史東（Richard Stone）為中美洲特使，擔負談判重任。

另一方面，薩國掌權已有四年之久的國防部長格西亞（José Guillermo García），在薩國軍官的壓力下於四月十八日辭職，遺缺由國家自衛隊長比帝斯（Eugenio Vides Casanova）繼任。薩國游擊隊的第二大組織「人民解放軍」（Fuerzas Populares de Liberación）在四月間相繼喪失二位領導人，一是以領導工會運動而頗負盛名的莫雷斯（Anaya Montes），一是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與傳奇性領袖卡匹諾（Cayetano Carpio），這些事件對中美洲局勢勢必造成一些影響。本文擬由中

美洲潛在的危機，乃至今日動亂的焦點，來探討中美洲未來局勢的發展趨勢。

二、中美洲潛在的危機

中美洲各國除了哥斯大黎加外，其他四國都呈現著政治上的僵化與不平等的經濟發展。中美洲各國經濟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是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薩爾瓦多在二十世紀初，即已形成十四個家族控制大部分的土地與政治權力的局面。瓜地馬拉少數權貴亦如薩爾瓦多一樣，於本世紀初，即已牢固地控制了瓜國的財富。宏都拉斯則於稍後才由少數人掌握該國的財富。尼加拉瓜則於蘇慕薩家族時代，才使得土地為少數人所掌握。據估計瓜地馬拉與薩爾瓦多（在最近未實施土地改革之前），大約有百分之二的人擁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薩爾瓦多第一階段的土地改革計劃，至今已實施了三年多，政府所徵收的三百七十六筆土地，占全國百分之二十的可耕地，直接受益者達四萬五千人^①。同樣地，尼加拉瓜在內戰之後，徵收蘇慕薩家族及其支持者的土地，即提供了尼國百分之二十五的可耕地。

其次，自一九四〇年代起，中美洲一連串的「城市——國家」(city-state)逐漸形成，幾乎所有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活動都集中在單一的城市——通常都是首都。大都會逐漸繁榮與擴大，而鄉村地區却日漸沒落，人口遂向城市遷移。而自二次大戰之後，中美洲紡織業、罐頭食品、塑膠品與輪胎等工業的發展，又使得城市的經濟力掌握在少數企業家手中。他們控制了國家大多數的天然與人力資源。迨一九六〇年中美洲共同市場成立後，此種經濟形態更加明顯。因此，雖然中美洲整個的經濟活動呈現正面成長的趨勢，却無法提供過剩的物質來滿足逐漸增加的人口壓力，反而加強了精英份子與中產階級反對政治與經濟權力的轉移。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形態逐漸地邁向工業化，專業技術人員、城市服務業從業員以及公務人員漸漸地形成一股勢力。這些人的社會經濟地位雖然不很穩固（例如咖啡價格下跌，很可能影響他們的收入），但他們却有較完善的組織，而藉著組織的力量，形成對抗資本家與跨國公司的勢力。

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中美洲各國在農、工業方面都有穩定的成長，然而經濟發展所加惠的僅限於少數有限的人口。一九六〇至一九七五年，中美洲各國的年經濟成長率平均達百分之五點八，製造業成長率達百分之七點八，農業成長率達百分之四點七^②。然而，工業成長所帶來的結果是資本的累積，而非勞工的增加。因此，城市無法消化由鄉村湧進的勞動力，以致失

註①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6 May 1983, p.2.

註②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1979 Report*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79), Tables I-2, I-6 and I-10.

業率甚高；而農業則不再像傳統一樣以種植生活所需的大豆、玉米爲主，而是以種植商業性輸出取向的農產品爲主，如咖啡、棉花、香蕉、蔗糖、牛肉等。因此，中美洲的農業陷入了非常矛盾的僵局——農業成長率固然是增加了，但國內消費性食品的價格却節節上升。此種情況因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所帶來的大幅度通貨膨脹而更加惡化，城市下層階級的購買力急速的下降。

此外，大規模商業性農業的生產方式造成了鄉村地區下層階級快速的政治化，城市則在中美洲共同市場以及跨國公司的刺激下，日漸形成了工會組織。至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中美洲有些國家的工會與農民組織已吸收了不少的會員，成爲一股勢力。然而在一九七〇年代，中美洲的政治體系，並未接納這些新興的社會勢力（除了實施民主政治的哥斯大黎加，以及宏都拉斯有限的接納之外）。在一九七二年薩爾瓦多的總統選舉中，基督教民主、社會民主與共產黨所組成的中間派勢力，顯然贏得了勝利。同樣地，瓜地馬拉以孟特將軍爲首的中間派聯盟，亦顯然贏得了一九七四年的總統選舉。然而在這兩個案例中，軍人却以詐欺的方式宣稱贏得選舉，而繼續維持了政權。一九七二年尼加拉瓜蘇慕薩總統的任期已滿，他却以修改憲法的方式來達成連任的目的。因此，一九七〇年代，中美洲大多數的政府仍繼續的依賴鎮壓來維持政權。

同時，美國卡特政府實施人權外交，不啻給尼加拉瓜、薩爾瓦多與瓜地馬拉政府致命的一擊。它不但損害了這三個政府的合法性與國際形象，且給予該區的游擊隊大開方便之門。這些國家的軍事當權派降低了與美國的關係，也降低了來自美國的壓力，但爲了維持現有的體制，乃採取更極端的鎮壓措施^⑧。

目前中美洲除了尼加拉瓜已建立起左傾政府外，薩爾瓦多於一九八一年年初爆發內戰，其他三國的政治局勢亦不太樂觀，尤以瓜地馬拉爲甚。

瓜地馬拉境內的游擊隊與恐怖活動層出不窮。陸卡斯（Romeo Lucas Garcia）政府在城市中採取恐怖手段以對付反對派的政治人物與工會領袖，在鄉村則大規模地殺害先前被忽略的印地安人（占全國半數的人口）。一九八〇年七月，代表瓜地馬拉中間派的「基督教民主黨」（*Democracia Cristiana Guatemalteca*），因多數領導者被暗殺而關閉了在國內的所有黨部。至同年年底，政治暗殺事件已完全摧毀了中間偏左的勢力，如「社會民主黨」（*Partido Socialista Democrático*）與「聯合革命陣線」（*Frente Unido de la Revolución*）。於是，游擊隊趁機吸收中間派人士以及印地安人，並有二十五萬印地安人被迫遷離家園，三萬人逃至墨西哥與瓜地馬拉邊界。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批年輕的軍官發動政變推翻陸卡斯政府，支持以孟特將軍爲首的三人執政團。同年六月，孟特將軍又發動政變，自任總統。

瓜地馬拉歷經兩次政變後，首都以及其他城市的暴力事件大減，溫和派政黨亦重新公開活動。雷根政府適時地恢復了與瓜地

註⑧ Roland H. Ebel,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Central America," *Current History*, February, 1982, p. 58.

馬拉的關係，並在加勒比海盆地計劃下，對瓜國提供一千萬美元的援助；且於今年年初，解除對瓜國長達五年之久的武器禁運措施，允許瓜地馬拉購買六百三十萬美元的軍事設施。惟瓜地馬拉的政治暴力事件在城巿地區雖日漸減少，但在鄉村地區却仍十分普遍。據倫敦國際赦免協會的統計，去年三至七月間，仍有二千六百名印地安人被屠殺。同時，儘管孟特將軍極想消弭瓜地馬拉境內的恐怖活動，並獲得城巿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的普遍支持，但在軍中，他的政權被視爲一小撮的左派份子，並不爲強硬派的高級將領與軍官如國防部長麥吉亞（Oscar Mejía Viquez）將軍與參謀總長羅培斯（Mario López Fuentes）將軍等所支持^④，因此政變之說，屢有傳聞。

宏都拉斯從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五年所實施的土地改革計劃，還算相當成功，加以軍人與資產階級一直無法完全控制全國，而新興的農民組織與工會的政治影響力，却一直發揮著滿足羣眾需求的「安全瓣」（safety valve）功能。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宏國舉行九年來的第一次大選，自由黨（Partido Liberal）的候選人卡多巴（Roberto Suazo Cordoba）當選總統。惟民選政府雖然掌權，但所有有關國家安全以及內閣職位的更動，軍方都享有否決權，而境內的游擊隊在宏國積極介入中美洲戰爭之後，亦有蠢蠢欲動的趨勢。

哥斯大黎加的政治仍然十分穩定，一九八二年二月大選，在野的「全國自由黨」（Partid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屬社會民主黨派）候選人孟格（Luis Alberto Monge）以絕大多數的選票當選總統。但經濟瀕臨破產邊緣，亦給該國帶來了緊張的情勢，幸賴美國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暫可勉渡難關。

此外，中美洲各國的經濟情況，都呈現衰退的趨勢（參閱表一與圖一）。一九八二年各國國內生產總值都已倒退了若干年，其中宏都拉斯的國內生產總值相當於一九八〇年的水平，瓜地馬拉相當於一九七九年的水平，哥斯大黎加相當於一九七七年的水平，薩爾瓦多相當於一九七四年的水平，尼加拉瓜相當於一九七三年的水平^⑤。雖然一九八二年中美洲的經濟情況已較一九八一年爲佳，但薩爾瓦多的經濟成長率已是連續第四年的負成長，哥斯大黎加則已連續第二年的負成長。惟今日的中美洲，除了經濟成長衰退外，最引人矚目的焦點乃是薩爾瓦多的內戰以及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的邊界衝突。

三、中美洲動亂的焦點——薩國內戰與宏尼邊界衝突

註④ 參閱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16 June 1982, p. 6 與 11 March 1983, p. 2.

註⑤ *La Nación Intencional* (San Jose, Costa Rica), October 21-27, 1982, p. 12, Cited from Richard L. Millet, "Central American Cauldron," *Current History*, February, 1983, p. 73.

表一：一九八二年中美洲各國經濟成長與國際收支情況

	國內生產總值 成長率(%)	經常收支帳 (單位：百萬美元)	資本帳 (單位：百萬美元)	外匯底存 (變動中，單位：百萬美元)
瓜地馬拉	-3.5	-359.2	+339.2	-20.0
薩爾瓦多	-1.5	-337.4	+381.0	+43.6
宏都拉斯	-1.4	-256.7	+150.5	-106.2
尼加拉瓜	-3.0	-523.6	+463.1	-60.5
哥斯大黎加	-5.9	-50.3	+50.3	—

資料來源：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19 November 1982, p. 10.

薩爾瓦多內戰與宏尼邊界衝突，可說是二而一。目前宏尼邊界衝突在規模上雖不能與薩國內戰相提並論，却是由薩國內戰而引發出來的危機。惟宏尼邊界衝突設若由目前的緊張情勢，轉變為雙方正面的衝突，則其後果將不亞於甚或超乎薩國內戰所帶給中美洲的震撼，因此，吾人將分別從這兩方面來探討中美洲動亂的焦點。

(一) 薩爾瓦多內戰

薩爾瓦多自一九七九年十月推翻右派軍人羅梅羅 (Carlos Humberto Romero) 政權以來，其政府已數度改組。一九八二年三月在美國的大力推動下，薩爾瓦多人民選出制憲委員會。此次選舉是在游擊隊的杯葛乃至公然破壞一些投票站的情況下進行，却仍有百分之七十四的選民參與投票，足證游擊隊先前宣稱所擁有的支持和作戰能力，與事實所顯示的結果，有相當的信任差距；而薩國人民若有機會獲得諮商，他們將會選擇和平。從此一觀點而言，薩國的選舉是成功的，但選舉的結果並沒有改善薩國境內的動亂狀況。

美國方面寄望選舉的結果，能使得事實上已經結盟的杜阿蒂——格西亞政權合法化，因而建立起中間派政權的形象，以便有助於美國軍援薩國以對抗左派游擊隊，惟選舉的結果，基督教民主黨僅獲得百分之四十的選票，由「國民共和聯盟」(Alianza Republicana Nacionalista) 所領導的右派聯盟獲得了百分之六十的選票，這或可反映出一般中上階級對軟弱的中間派政府的不滿^⑥。

「國民共和聯盟」的領導人迪歐伯森 (Roberto d'Aubuisson) 長久以來即與右派的殺人隊有密切的關係。據「洛杉磯時報」的記者貝克蘭 (Laurie Becklund) 引述國務院可靠的消息，證實一九八一年羅梅羅 (Oscar Romero) 主教被暗殺事件，是由迪歐伯森主謀^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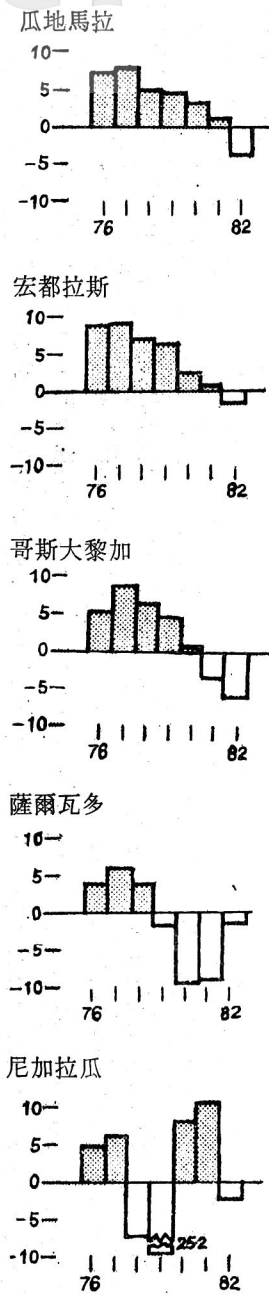
註⑥ 參閱 Thomas P. Anderson, *Politics in Central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2), pp. 100-101.

註⑦ Laurie Becklund, "US Officials, Salvadoran Rights Drew Lots to Plan Archbishops Killing"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16-17, 1983, p. 1.

。迪歐伯森原有意以多數黨領袖的身份擔任臨時總統，惟在美國的壓力下，終難如願。經過多次的協商，制憲會議推舉自身並無政治勢力的中間派律師馬嘉納 (Alvaro Magaña) 出任臨時總統，而由迪歐伯森出任制憲會議主席。

然而，選舉之後一年多以來，薩爾瓦多所經歷的民主經驗是永無止境的政治紛爭。制憲會議甚至於去年五月中，以三十七票對十八票的多數，議決中止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法律，亦即第三階段的土地改革計劃。美國國會旋即通過決議，設若薩國中止實施土地改革計劃，則將大幅度削減或凍結對薩國的軍事援助或經濟援助。這才迫使制憲會議收回成命。惟制憲會議在基督民主黨領袖普瑞迪斯 (Rey Prendes) 的苦心經營下，已有趨向溫和派的趨勢。制憲會議於去年十二月宣佈成立「人權委員會」，今年二月底成立「和平委員會」並且取消由制憲委員會主席排定議程與召開制憲會議的決定，在在都顯示出，迪歐伯森已不再能輕易地駕馭「國民協議黨」(Partido de Conciliación Nacional)，而該黨的支持則是使國民共和聯盟在制憲會議中成爲多數黨的必要條件^⑨。

圖一：中美洲各國1976至1982年的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19 November 1982, p. 10

此外，薩國高級軍官自今年年初即傳出嚴重的內部不和。今年一月薩國前國防部長格西亞任命以打擊游擊隊著稱的卡貝納 (Cabaña) 省司令官歐丘 (Sigifred Ochoa) 出任駐烏拉圭武官，引起後者的不滿而公然叛變，並指控格西亞在對抗游擊隊方面的腐敗與無能。六天之後，在五名高級軍官的協調下，歐丘同意赴華盛頓一所國防學院——Inter-American Defence Council 進修一年，條件是格西亞須於三個月內辭職。此一期限於四月十五日期滿，格西亞顯然並無去職之意。空軍司令官拉發爾 (Juan Rafael Bustillo) 聲言，如格西亞不遵守諾言，將發動政變。美國因恐此一事件再度引起軍方內部的不和，削弱薩國軍隊的士氣；加以兩、三個月來，薩國政府軍與游擊隊對抗連連失利，遂公開敦促格西亞辭職。四月十八日格西亞去職，由比蒂斯接任。惟經過這場紛爭，比蒂斯將軍是否能有效地恢復薩國軍人的士氣，鼓舞薩國軍人全力的對抗游擊隊，則仍未可知。

註⑨ 制憲會議六十席中，國民共和聯盟僅佔十九席，國民協議黨十四席，基督民主黨二十四席。因此，基督民主黨若能瓦解國民共和聯盟與國民協議黨的聯合陣線，則能穩操勝券。

薩國一方面雖在進行政治民主化與社會改革運動，另一方面却需對抗顯然擁有外力——蘇聯、古巴集團——支持的「法拉龍杜馬蒂國民解放陣線」(Frente Farabundo Martí de Liberación Nacional，以下簡稱國民解放陣線)。三年來，薩國軍方擁有美國大量的軍事援助，五十五名駐薩國的軍事顧問，以及一千五百名到美國受過特殊反游擊訓練的軍隊，但游擊隊不僅未被消滅，且已改進其作戰能力。一九八二年三月選舉得以順利地進行，無疑是國民解放陣線的一大挫敗，故游擊隊活動會一度十分消沉。唯自七月後，游擊隊活動又逐漸頻繁，並已在與宏都拉斯交界的莫拉札(Morazán)省、查拉達那格(Chalatenango)省以及聖薩爾瓦多省的古加伯(Guazapa)火山帶區，建立起堅強的陣地。游擊隊的活動除在山區有較大規模的攻擊外，主要還是以埋伏戰與破壞公共設施——如道路、橋樑、水、電為主。此種破壞活動雖足以挫損政府軍的士氣與經濟活動(如今年二月間，薩國全國百分之四十的電力系統曾遭到游擊隊的破壞，入夜一片漆黑)，却不足以帶來軍事上的勝利^⑨。惟自去年十月游擊隊再度積極地發動攻勢以來，政府軍已略居下風。游擊隊已將勢力伸展到東南各省及西部地區。

「國民解放陣線」與「民主革命陣線」除一再發動戰事外，亦發動國際支持以達成和解。惟「國民解放陣線」的五個游擊隊與兩個政黨之間對於和談並無一致的見解。「社會民主運動」與「全國武裝反抗部隊」(Resistencia Nacional)最熱衷於和談。以查拉達那格為基地的人民解放軍，則力主發動軍事攻勢。人民解放軍不久前自殺身亡的傳奇性領袖卡匹諾曾認為，延長人民戰爭遠勝於投降，而和解不過是投降的美稱而已。其他諸如以莫拉札省為基地的人民革命軍，固然亦支持和談計劃，另一方面則仍不斷地從事游擊戰。而民主革命陣線的領袖烏格(Guillermo Ungo)亦承認，國民解放陣線與民主革命陣線的發展，有賴於各團體之間的合作^⑩。

(二) 宏尼邊界衝突

蘇聯古巴集團透過尼加拉瓜對薩爾瓦多游擊隊供應武器，這些武器幾乎都是透過宏都拉斯來運送。同時，薩國游擊隊的活動亦集中於宏薩邊界。因此，從戰略觀點而言，宏都拉斯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九八〇年卡特政府借給宏都拉斯十架 Huey 式的噴射機，以加強宏薩邊界的巡邏。同時為了加強反游擊戰活動，美國力促宏薩兩國恢復自一九六九年在邊界衝突而中斷的外交關係。一九八〇年十月宏薩兩國簽署和平條約，恢復邦交，重開邊界，廢除兩國間的非軍事區，此舉象徵著薩國游擊隊不再能進入該區而尋求庇護^⑪。一九八一年八月，有二十一名美國陸軍軍團抵達宏都拉斯，協助宏國訓練防衛邊界的軍隊，教以通訊以及

註⑨ Alan Riding, "The Central American Quagmire," *Foreign Affairs*,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82, p. 645.

註⑩ 參閱 *Ibid.*, p. 646 與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29 October 1982, p. 1.

註⑪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January 23, 1981, p. 30682.

其他有關的技巧，而使得美國駐宏國的軍事人員達五十人（第一批於一九八〇年十月抵達宏都拉斯）^⑫。

雖然如此，宏國一直都還維持著中立的立場，直到阿巴瑞斯擔任三軍統帥後，宏國才間接地扮演驅逐薩爾瓦多與尼加拉瓜左派份子的角色。一九八二年六月，宏薩兩國軍隊曾對莫拉札省的叛軍發動鉗形攻擊。十月間，宏國又參與圍攻莫拉札與查拉達那格省叛軍的活動。惟宏國參與這些活動，並非完全是慈善之舉，宏國軍隊也佔領了一些宏薩雙方引起爭執的邊界地區。因此，宏國固然為薩國解決了短期的問題，却也給兩國未來的邊界糾紛種下了日後的禍根^⑬。

當然美國也給予宏國相當的酬勞，一九八二年美國給予宏國的軍事援助超過了美金三千三百萬美元，在加勒比海盆地計劃下的經濟援助則為三千五百萬美元。此外，美國駐在宏國的軍事顧問一直維持在六十名至九十名。美國亦提供一千三百萬美元拓寬宏國的三個機場，使其在未來可容納C-15與C-130的軍隊運輸機。美宏兩國陸軍且於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月展開聯合軍事演習，目的即在建立宏尼邊境的軍事力量。自此，宏尼邊界戰訊頻傳。

然而，宏都拉斯在對抗尼加拉瓜方面所擔任的更重要的角色，則是秘密地支持反桑定政權的游擊隊。雖然自從一九七九年蘇慕薩政權被推翻之後，擁護蘇慕薩政權的國民自衛隊即獲准從宏都拉斯入侵尼加拉瓜，但一直要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美國國會通過一千九百萬美元的經費支持中美洲的秘密活動後，國民自衛隊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組織下，才逐漸地形成一股政治勢力。「華盛頓郵報」及「新聞週刊」當時都會以巨大的篇幅報導CIA在宏都拉斯所進行的反桑定政權的秘密活動。國會當初通過這筆預算原只是藉秘密活動攔截從尼加拉瓜運送到薩國的武器。然而，這筆款項後來却用來武裝與訓練反桑定政權的游擊隊^⑭。為此，國會於去年十二月制定布蘭迪（Boland）修正案，禁止CIA從事推翻尼加拉瓜桑定政權的秘密活動。

惟由國民自衛隊所組成的「尼加拉瓜民主陣線」（Fuerza Democrática Nicaragüense）確仍在CIA的支持下，從宏都拉斯向尼加拉瓜北部的吉諾迪加（Jinotega）、紐巴西古畢（Nueva Segovia）、札拉嘉（Zelaya）、馬塔古帕（Matagalpa）省進攻。與首都馬拉圭（Managua）僅有一百二十公里之隔的馬塔古帕省的成人識字活動，大多已停止，古巴的教師亦已撤離該區^⑮。此外，雷根政府亦已承認過去二、三個月來，美國已使用AWCS雷達監視機，監視進出尼加拉瓜的飛機，以攔截由尼加拉瓜空運給薩國游擊隊的武器。據報導該項資料亦提供給駐在宏都拉斯的反桑定政權游擊隊。而宏都拉斯政府自去年十二月以色列前國防部長夏隆（Ariel Sharon）訪問宏都拉斯以來，除有意向以色列購買武器外，亦打算以以色列軍事顧問取代阿根廷

註^⑫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April 2, 1982, p. 31408.

註^⑬ Alan Riding, *op. cit.*, p. 648.

註^⑭ Russell Waston and David C. Martin, "A Secret War for Nicaragua," *Newsweek*, November 8, 1982, pp. 8-16.

註^⑮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25 March 1983, p. 2.

廷的軍事顧問，這些都增加了宏尼邊界的緊張情勢。尼加拉瓜桑定政權試圖將密斯基度族 (Miskitu) 的印地安人安置於可可河 (Rio Coco)，遂引起六千至一萬二千名的印地安人逃離至宏國邊界地區，亦使得宏尼邊界衝突複雜化。密斯基度族的印地安人被迫遷移，不僅損害了尼加拉瓜的國際形象，且為尼加拉瓜民主陣線平添了一支生力軍。

四、中美洲未來局勢的展望

中美洲未來局勢的演變決定於薩爾瓦多內戰與宏尼邊界危機的發展。因此吾人將先就這兩個危機試作展望，進而論及整個中美洲局勢的可能發展。

(一) 薩國內戰的展望

薩爾瓦多內戰的發展，其有利於政府的因素是：

1. 土地改革與民主化運動的推行。薩爾瓦多自一九八〇年三月公佈土地改革計劃以來，第一階段的改革計劃曾使四萬五千人直接受益。在第三階段的改革計劃下（第二階段的改革計劃無限期擱置），至一九八二年底，亦有五萬一千九百五十九名佃農因該法案的實施而獲得土地。第三階段的土地改革計劃原規定佃農須於今年春提出土地所有權申請，才有權獲得土地。惟今年三月一日有五千名農民舉行示威，要求將該法案延長一年，最後制憲會議決定延長十個月，以便農民能順利的獲得土地所有權，足見薩國有不少農民衷心地支持該項計劃。

其次，薩國於去年所舉行的制憲會議大選，不僅賦予薩國執政當局合法的權力來源，且為薩國今後民主的選舉方式立下了基礎。今年三月六日教宗訪問薩爾瓦多時，馬嘉納總統宣佈薩國大選將提前於十二月舉行。薩國且於二月二十五日成立和平委員會，並訂立左派游擊隊赦免法，呼籲左派游擊隊放下武器，參與選舉。

惟薩國這兩項值得稱道的改革措施，可說是在美國的壓力下方能實施，且未十分成功。如一九八二年有四千七百九十一名地主被迫將土地轉移給佃農，但在同年內，却有半數的地主再度收回土地。因此，薩國局勢的穩定仍有賴於美國的大力支持。

2. 美國的大力支持：自卡特政府末期，美國已開始對薩國提供軍事顧問與武器的援助。雷根總統上臺之後，隨即宣稱，由於蘇聯與古巴集團的介入，薩國的戰爭不祇是一地方性的事務，而是東西方對抗的一部份，遂加緊援助薩國。一九八一年雷根政府對薩國提供了二千五百萬美元的額外軍事援助以及六千三百五十萬美元的特別經濟援助，而使得一九八一年的援薩經費達一億二千六百五十萬美元。一九八二年美國除給予二千六百萬美元的軍事援助外，二月間還給予五千五百萬美元的緊急軍事援助，三月

間給予額外的軍事援助三千五百萬美元，而使得一九八二年的軍事援助高達一億一千六百萬美元。另外美國在加勒比海盆地計劃下，亦給予九千五百萬美元的經濟援助，並透過國際貨幣基金會與美洲開發銀行，對薩國提供大量的貸款^⑮。

雷根總統在四月二十七日國會兩院的聯席會中，更明白地將中美洲與美國的國家安全連結在一起。他說：「美國的國家安全已面臨考驗，假如吾人無法防衛該區的安全，則吾人亦無法防衛任何其他地區的安全。吾人的信用將破產，吾人與友邦的聯盟將瓦解，最後將使吾人的家園面臨危機」。由此可見雷根總統支持薩國政府的決心。誠如國務院一位高級官員所言，「雷根政府不論在理智上、政治上以及策略上都不曾準備放棄薩爾瓦多，相信在一九八四年大選之前，亦將不會放棄薩爾瓦多」^⑯。然而，雷根政府對薩爾瓦多的支持，並非只是以軍事來贏得這場戰爭，而是「以足夠的軍事援助去對抗游擊隊……使得政治改革得以進行，叛變不致威脅國家安全」^⑰。

3. 游擊隊仍未能團結一致：薩國游擊隊雖聯合組成了國民解放陣線，但各個游擊隊之間不僅在意識型態上十分分歧，在戰場上亦各自為政。卡匹諾堅持採取人民戰爭的形態，其所爭取的國際支持大都僅限於社會主義集團與利比亞。其他的游擊隊則與中美洲國家的友邦如墨西哥、巴拿馬交好；如人民革命軍的領袖畢拉羅波 (Joaquín Villalobos) 與全國武裝反抗部隊的領袖西佛格斯 (Fernán Cienfuegos) 則常為巴拿馬國家自衛隊的貴賓。惟自莫笛斯與卡匹諾相繼逝世後，人民解放軍的領袖由年輕的第三號領導者費爾瑪 (Salvador Guerra Firma) 繼任。他的領導或有助於國民解放陣線的團結^⑱。

然而薩爾瓦多亦面臨著難以克服的難題：

1. 薩國境內人權迫害仍十分嚴重。據美國政府的報告，一九八一年因政治暴力事件而死亡的人數有五千三百二十一，一九八二年有二千七百二十二名，但據薩國人權協會、中美洲大學與薩國司法救濟組織的統計，暴力事件都遠超乎這個數目。同時，根據聖薩爾瓦多教會的估計，薩國境內有三十萬人逃離家園，另有二十二萬人避難於瓜地馬拉與宏都拉斯。這些難民亦造成薩國局勢的不穩。

2. 薩國軍人已漸成一股政治勢力，地區司令官不僅是獨立的，而且相當頑固。他們常拒斥軍人層級制度的變更，美國軍事顧問稱他們為軍閥 (warlords)。而比蒂斯這位缺乏戰爭經驗的將軍，面對這些難以駕馭的軍官，是否能使他們接受美國軍事顧

註^⑮ 參閱 Thomas P. Anderson, *op. cit.*, p. 103.

註^⑯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23-24, 1983, p. 1.

註^⑰ 這是美國主管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恩德斯 (Thomas Enders) 一月在眾院外交委員會的證言，引自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11 February 1983, p. 11.

註^⑱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April 29, 1983, p. 6.

間的建議，對游擊隊採取小規模巡邏的戰略，誠難逆料^②。

綜上所述，薩國境內的局勢仍難以樂觀。據國務院高級主管人員透露，即使有美國大力的支持，仍需二至七年的時間，薩國政府軍才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然而美國政府是否會持續地給予薩國大量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呢？顯然地美國國會既不願讓雷根放手去援助薩國政府，又不願薩國落入左派游擊隊之手。因此，美國國會遂敦促薩國儘早與左派游擊隊展開談判；而游擊隊心目中所謂的無條件「對話」——共享權力，與薩國政府心目中的談判——游擊隊放下武器參與選舉，相去甚遠。唯其如此，薩國局勢仍不可能於近兩年內明朗化。

(二) 宏尼邊界糾紛的可能發展

宏尼邊界的緊張情勢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使其不可能過分擴大。一是美國國會與輿論界堅決反對CIA支持尼加拉瓜民主陣線從事推翻桑定政權的活動。為此國會還制定了布蘭迪法案。惟這項限制的效力仍十分有限。反對雷根政府從事這項秘密活動的國會議員，對尼加拉瓜政府並不同情，因此，雷根政府仍有可能繼續支持尼加拉瓜民主陣線，更何況，正如舒茲與雷根總統所言，CIA所做的「只是支持我們在薩爾瓦多的友人」。主管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恩德斯(Thomas Enders)則更明白地指出，即使這項活動違反國內法或國際法，但總統爲了保衛國家安全的憲法責任，將超越這項考慮^③。

此外，宏都拉斯境內的軍官，尤其是中下級軍官並不支持阿巴瑞斯的好戰策略。宏國大多數的軍官並不急於獲得戰場上的經驗，更不熱衷於發動一場游擊戰^④。更何況，尼加拉瓜執政團之一的歐坦格(Daniel Ortega)威脅說，假如宏國繼續對尼國攻擊，則尼國將支持宏都拉斯的左派游擊隊^⑤。

雖然如此，宏尼雙方仍有爆發衝突的可能，一是宏尼邊界游擊隊活動頻繁，有可能引發兩國邊界衝突。一是宏尼兩國都大量引進外國的軍事顧問與設施。尼加拉瓜境內約有二千名古巴軍事顧問與最現代的武器，包括俄製坦克車、運輸機及一五二毫米的榴彈砲。四月中，巴西意外的攔截了四架由利比亞飛往尼加拉瓜的飛機，發現四架飛機所運送的竟是二百噸的彈藥與武器，更證實蘇聯集團支持中美洲叛亂活動之說。而宏都拉斯境內除有六十至九十名的美軍顧問外，據二月六日英國「觀察家週刊」的報導，另有五十名阿根廷軍官駐在宏都拉斯。此外，夏隆於去年十二月訪問宏國，亦引起猜測——以色列可能取代阿根廷成爲宏國武

註②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21, 1983, p. 3.

註③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22 April 1983, p. 10.

註④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15 October 1982, p. 6.

註⑤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Latin America: Daily Report*, July 26, 1982, p. 9 and July 28, 1982, p. 10.

器的供應者與軍事顧問的另一來源^②。

惟就目前尼國的情勢而言，尼國的土地改革計劃、識字運動、沒收蘇慕薩家族的財產等措施，都還相當符合廣大羣眾的需要。因此，即使是面臨重大的危機，桑定政權仍足以維持相當的一段時間^③。設若反桑定政權游擊隊的活動，無法獲得尼國境內人民的廣泛支持，美國政府在國會的限制下，對游擊隊的支持恐怕還是相當有限。

(三) 中美洲的未來

薩爾瓦多雖在美國的大力支持下，進行政治與社會改革運動，惟薩爾瓦多既已爆發內戰，改革的成效大受影響，加以政治暴力事件頻傳，軍方缺乏有效對抗游擊隊的領導中心，使得薩國內戰勢必持續相當一段時間，惟美國是否能繼續支持薩爾瓦多，直至薩國有能力使政治與社會改革開花結果，不無疑問。

宏薩邊界的緊張情勢，固然因美國無意積極支持反桑定政權的游擊隊，以及宏國缺乏作戰意志，而降低了雙方的正面衝突。但兩國邊界游擊隊若十分活躍，雙方又各自援引外力，亦有可能造成衝突。且一旦衝突發生，則古巴與美國可能相繼介入，造成甚大的災禍，惟目前此種可能性似乎並不太大。

此外，哥斯大黎加因與尼加拉瓜毗鄰，又有部分反桑定政權的游擊隊駐紮於邊界，很可能被捲入中美洲的戰亂之中。惟哥斯大黎加顯然不願意將國土做爲反桑定政權的跳板，而力求擺脫中美洲戰爭。而在另一方面，哥斯大黎加亦恐尼加拉瓜過分強大的軍事力量，危及其國家安全，使其在不久的將來需再度重組解散已有三十五年之久的軍隊。

瓜地馬拉目前似乎是五國中受區域戰爭影響最小的國家，然而瓜國境內的恐怖活動在鄉村地區仍十分盛行，孟特將軍的政權亦不太穩定，他所承諾的一九八四年大選，是否能如期展開，仍是個未知數。

中美洲五國儘管介入戰爭的程度不同，但經濟困境如一。爲避免區域性的戰爭全面爆發，墨西哥與委內瑞拉自去年九月起，即提出和平方案。今年元月，墨、委、巴拿馬與哥倫比亞四國在巴拿馬的肯達杜拉(Contradora)集會，再度提出外國軍隊退出中美洲的呼籲。然而，尼加拉瓜已與古巴勾結甚深，而美國又將中美洲與美國的國家安全緊密的連結在一起。因此，和平之議，恐怕不會比戰爭更容易達成，中美洲在未來的二、三年內恐將仍是戰火瀰漫之地。

^② 阿根廷爲報答尼加拉瓜在不結盟會議中支持其對福克蘭羣島主權的主張，遂答應尼加拉瓜將儘速撤回駐在宏都拉斯的軍事顧問。
^③ Thomas P. Anderson, *op. cit.*, p. 187.